

新疆军区政治部文化处 编

出塞儿男

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军区政治部文化处编

出塞儿男

新疆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陈琳

封面设计 王国玲

出塞儿男

新疆军区政治部文化处编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乌鲁木齐市建中路54号)

新疆新华书店发行 新疆八一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10印张字220千字

1987年7月第1版 198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500册

统一书号：10098·280 定价1.30元

序

李宝生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小说集共收入短篇小说十七篇。这些作品，是新疆军区近几年来文学创作的一部分，都出之于业余作者之手，反映的绝大多数又都是军事题材的内容，可谓一本军事文学作品集。

军事文学在我们这个文明古国有着悠久的民族传统。我们的富于爱国主义与英雄主义精神的民族，曾以它文学的犁铧在历史的土地上长久地耕耘而收获硕丰。

一个民族的卓越的文学作品，往往就是本民族的、具有史诗般规模的军事文学。我国古典四大文学巨著中，典型的军事文学就占了两部——蜚声世界、家喻户晓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

以革命战争、人民军队的生活为主要表现对象的军事文学，在整个社会主义文学中占着一个特殊重要的地位，人们需要和欢迎军事文学，不仅是因为从军事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到在党的领导下我国人民及其军队英勇斗争的革命历史、我军在各个不同时期的战斗生活中所展现的时代风貌，而且可以从中受到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教益。

新疆是一块大有希望的、尚待开拓的宝地。古往今来，

无数志士仁人、热血儿男为了捍卫祖国的领土完整，为了保卫各族人民的幸福安宁，在这里戍守征战、血洒疆场。神奇的土地、英雄的业绩，为我们繁荣具有浓郁西域特色的军事文学，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最近几年，由于军区各级党委对部队文学创作的重视和支持，由于作者们的辛勤劳动，我们的军事文学创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涌现出了一批反映与表现新疆军旅生活的好作品。同时也产生了一支崭露头角、较有发展前途的业余创作队伍，展示了新疆军事文学的美好前景。

时值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六十周年之际，作为对这个光辉节日的献礼，我们编辑了《出塞儿男》这部短篇小说集，献给我们伟大的时代和伟大的人民，献给为保卫边疆、建设边疆而英勇奋斗的广大指战员。入选作品，虽然质量不一，艺术形式也有所不同，有些作品亦不甚精美或略显粗糙，但他们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我区部队的过去和现在，展示了西部军旅生活的新的气概和新的心灵世界，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狗剩》是李广智创作的一组以喀喇昆仑山军人生活为题材的小说中的一篇。作者以古朴而幽默的笔调记述了一个发生在那白色的“生命禁区”里平凡而又悲壮的故事，塑造了一个晶莹如冰，默默耸立若喀喇昆仑、真实如身边战友的边防军人形象——狗剩。英雄无需雕饰。真实是英雄的生命。李广智的小说，似不大注意章法，却独要真情；一获真情，就一任感情摇曳，醉心写去。喀喇昆仑哨卡，是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骄傲。人们仰望它、钦敬它、爱慕它，同时又渴望文学工作者用艺术的手法来真实地反映它，《狗剩》象一首哀歌，写出了喀喇昆仑山的神魄。

在这个集子里，以喀喇昆仑山军人、猎人为描写对象的作品为数不少。刘春绘的《食鹰者》、李永欢的《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尹俭的《阿里印象》等都在这方面作了可贵的努力。显而易见的是，对喀喇昆仑山的描写，作者们的视野是大大的开拓了。军事题材文学在十年动乱结束，经历了由舒缓到迅疾、由渐进到突进的恢复发展过程之后，军事文学真正回到战士们中间。文学就是文学，禁锢应该打破，生活有多开阔，文学就有多广泛；人物有多繁复，形象就该有多么多彩多姿。刘春绘笔下的喀喇昆仑风情，李永欢笔下的帕米尔歌声，尹俭笔下的阿里藏胞的习俗，都为我们展示了新的天地新的人物，读来令人着迷。

天下万物无不以对立统一的双方相互补充而互为存在。历来以爱国主义和牺牲精神为血脉，以恢宏浩大、粗犷不羁的阳刚之美称雄的军事题材文学领域，也不时荡漾出一缕娟秀柔美、玲珑晶莹的女性气息。《雪地，有一行脚印》，是女作者杨剑的一篇新作。这里没有结构新奇的故事，没有诱人曲折的情节，象天山深处那素绸般的落雪一样平白，象山凹里的小花一样淡寡……然而，这里却有着对人生的思考，对人生的理解、对人生的追求。读杨剑的作品，会使人很清晰地感觉到那种与现实生活形态挨得很近的青春气息，使人被充溢于作品之中的至诚至情所动，从而发现作者那一颗追求人类精神世界不断完美的活的灵魂。当然，杨剑的作品有时也显出感情色彩浓重、理性光芒暗淡的缺陷。

遣诗情以动人心！是李永欢的《吐鲁番的葡萄熟了》最显著的特色。李永欢以其诗一般的笔调，于风雪高原帕米尔的恶劣环境之中，写少数民族军人的战斗生活，写边防战士克里木与故乡吐鲁番的姑娘阿娜尔汗那葡萄一样甜蜜的爱

情，写边防军人的流血牺牲……当你摊开这篇篇幅不长的小说，一页页读下去的时候，那曾经醉了十亿人的“吐鲁番的葡萄熟了”的歌声，仿佛就在耳边回旋……

收入这本集子里的，还有两篇小说值得称道，一篇是王有才的《飞扬的干土地》，一篇是王晓建的《末日》。前者是这本集子里绝无仅有的一篇反映南疆维吾尔人民生活的地方题材的小说，后者是这本集子里唯一的一篇反映新疆历史的小说。王有才自幼生活在新疆南疆维吾尔人民中间，丰厚的生活积累，给了他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他向生活要文学，收获了这篇以及其他一些实实在在的小说。祝愿他由生活的富有者成长为作品的多产者。王晓建在创作了为数不少的微型小说后，将目光投向了过去，潜心攻史，多方涉猎，开始了历史小说的创作。《末日》虽属试笔之作，但却颇见功力，古风古人，跃然纸上。愿作者在这块历史的少有人涉足的沃土上，勤奋耕耘，迎接自己金果累累的秋天。

除了上述的之外，王建义的《啊，将军庙》，叶蕴鹏的《四比一》，李闽榕的《新哥德巴赫猜想》也都给人以清风扑面之感，读来令人心旷神怡，回味无穷。当然，作为一本业余作者作品的汇集，难免有稚嫩之感。唯其稚嫩，才有希望。

我深信，这枝文学百花园地的嫩苗，在党的阳光雨露哺育下，在文学前辈和作家们的热心扶植下，在他们的辛勤耕耘下，一定会茁壮成长！

一九八七年五月于乌鲁木齐

目 录

李广智	狗剩	1
刘春绘	食鹰者	23
李永欢	吐鲁番的葡萄熟了	34
方 威	铁力买提的山	46
杨 剑	雪地，有一行脚印	73
王有才	飞扬的干土地	86
尹 俭	阿里印象（二题）	101
陈忠宪	三春晖	113
田森茂	汽车兵和他的妻子	140
李闽榕	新哥德巴赫猜想	156
孙东升	“男儿国”轶事	172
赵晓峰	在清一色的家庭里	188
王晓建	末日	201
聂洪民	十七号病房	211
王建义	啊，将军庙	233
胡晓敏	少女的祈祷	258
叶蕴鹏	四比一	264
	后记	314

狗 剩

李广智

狗剩吃亏，就吃在他的胡子上

狗剩无意间摸摸下巴，由不得骂出声来：“妈的，比韭菜还旺。”

是的，比韭菜还旺。满打满算，才刮过两天，可那胡子便齐刷刷地冒出来，手触上去，针似地刺人哩！

当兵十三年，

如今是副连，

光长胡子不长钱。

这是“高粱杆”有感于他的胡子而作的打油诗，虽是笑话，但却属实，于是很快地传开了。狗剩吃亏，就吃在他的胡子上。

狗剩本有个极响亮的名字：李泰安，但叫不响，只能留在名册上。这自然是有缘由的。

狗剩刚学会叫娘时，就遭了一场大难：高烧、抽风，连日不止，终于闭过了气去。郎中在他的十根指头尖深深地扎进十根银针，只有一指挤出两滴黑血，别的则如同木头一般。

郎中一声叹气，一阵摇头，走了。他爹说：命里没有不强求。这娃打一落地就丑相，猫大点就长了胡子。算了，咱们再生。说毕，抱了狗剩径直往乱坟地里走去。他爹把他放在一边，转身挖坑时，狗剩却石破天惊般一声惨叫。他爹回头看时，一只肥狗正咬着他的腮帮子往野地里拖。他爹抢下了他，他也因此活了下来。但腮帮上留下了一块疤，从此，人们都叫他“狗剩”。

狗剩十八岁时，就长了一脸大胡子，黑森森埋住了嘴巴。当兵时，他爹怕部队上人嫌弃，亲自将儿子的胡子刮得净净光，果然顺顺当当地当了兵，还分到了军区机关。哪知好景不长，不久，他那胡子便以报复性的势头，板刷似的直戳出来，刮都来不及。一位领导不悦了，说：“机关的兵得讲究仪表嘛！”于是，当官的动动嘴，当兵的跑断腿，狗剩便从繁华的乌鲁木齐，来到了荒凉的昆仑山。

按理说，到了这“风吹石头跑，氧气吃不饱，四季穿皮袄”的地方，狗剩那胡子的长势总该败一点儿吧，不！还是一股劲儿地疯长。山上刮胡子可不象山下那么方便，而且一破就感染，有生命危险。狗剩无奈，只好由它去了。更让狗剩哭笑不得的是，胡子疯长，头发却猛脱，很快就谢了顶。狗剩年轻，不甘秃头，就将一圈的头发留起来，象网一样盖住那油亮的头顶。可叹的是头发实在太少了，油亮的头顶还是“顽固”地露出来。乡党们就叫他“毛儿盖”。

大胡子，毛儿盖（姑且不说那狗牙疤），仅此两条，狗剩就当不了一名堂堂正正的边防战士，尤其是巡逻、会晤，为了不损“国格”，哪一次也没让他参加过。但“天生我材必有用”，狗剩还是有了份光彩的工作——高原运输兵。具体说来，就是赶上那奇丑无比但又力大无比的牦牛，山上山

下，为哨所运送物资和信件，两个文明一起抓。

可狗剩这家伙，净遇那放屁砸脚后跟的事。在他就任高原运输兵期间，曾有过一次时来运转的机会，但这家伙不灵活，眼看到手的香饽饽，又让别人抢走了。

说起来，狗剩可真是干才，不皱眉，不挪窝，风雪高原上一干就是五年。大伙儿都说：“狗舔蒜锤一转儿，狗剩把昆仑山的沟沟岔岔跑遍了。”

这当然是三九天穿了湿衣服，响当当、硬梆梆的材料。基地党委了解了他的情况，准备授予他“模范运输兵”的光荣称号，并安排他到内地疗养，之后进某军校作短期受训。明眼人都清楚：狗剩离穿四个兜兜不远了。

下山前，哨卡派人来替换他，交替之前要他带带班。

来人叫乐大志，长得又高又细，象那打了叶子的高粱秆。“高粱秆”不是干才，但有口才，批发起真理来一套接一套。更绝的是他帐算得清，两副算盘并在一起，能双手并用，打那“狮子滚绣球”。“高粱秆”当兵，算计的就是靠这“一招鲜，吃遍天”。哪知出师不利，一下子分到了昆仑山。看看没什么咒念了，便装起了龟孙子，隔二见三地泡病号，压床板，哼哼叽叽哭鼻子。没过多久，全连人都烦死了他那男不男女不女的二尾子气，意见象水一样涌进了连部。连长是个山东汉，一听就冒了火儿，冲着“高粱秆”一拍桌子：“觉着吃亏是不是？替狗剩去！”

“高粱秆”哪见过这场面，吓得大气都不敢出一口。待见了狗剩，当下就哭了一鼻子，吓得狗剩左劝右劝，临了儿开了听罐头，才止住了“高粱秆”的泪。第一趟执行任务，狗剩是赶了驮着“高粱秆”的牦牛上路的。返回时，遇上雪崩，狗剩拿了铁锹去开路，“高粱秆”闲极无聊，却拿了柴棍逗

乐儿，无意间戳了牦牛的隐秘处，这畜牲不堪忍受，山吼一声狂奔而去，竟跌入了深谷，连同那上百封公函信件统统葬身于雪山之腹。

捅了大漏子，“高粱秆”那本来就白白净净的脸更白了，一屁股瘫在雪里不起来。狗剩没辙儿，只得包揽了全部责任，背了个行政警告处分了事。

这趟出去，狗剩对“高粱秆”印象不好，但却承认他有文才。他向连里建议说：“高原运输这个活儿还是得我干。咱枣核解板不是大料，上学这事弄不成，让大志去吧，大志有才。”一位与狗剩很要好的乡党知道了这事，把狗剩叫到僻静处臭骂了一顿：“男人面软一世穷，女人面软裤带松，你别当愣松了，天底下哪有让学的理！”狗剩辩解说：“不是让，是咱青蛙穿袍子，撑不起来呀！”“高粱秆”知道了这件事，喜出望外，求婆婆告奶奶地要狗剩“帮忙”。连里原本不让“高粱秆”去，但一则觉得“高粱秆”留下麻烦，二则觉得狗剩走了可惜，权衡再三，还是决定刀拣利的使，留狗剩。“高粱秆”喜气洋洋地下了山。狗剩呢，还是山上山下穷忙活，还是两个文明一起抓。

又过了一年，狗剩是山上最老的兵了。众人说，就凭狗剩那“毛儿盖”，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哩，为啥就不该提拔一下呢？上级组织从善如流，于是安排他在基地食堂当了司务长。哪知到任不到半年，他又接到了上山当排长的命令，原因也与鲁智深一样的外表有关。你想想，光头毛胡子，领导见了能顺眼吗！但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狗剩是个咬住苦瓜冰糖也不换的角儿，办事顶真认死理，处不好与上级领导的关系。

可悲的是，狗剩这家伙，向来是倒霉不认帐。别人觉得

他把前三辈子后三辈子的亏都吃尽了，他倒觉得挺沾光。他半开玩笑地对人说：“当年，要不是那肥狗咬我一口，现在怕连骨头也找不着了；当兵后，要不是嫌咱胡子长，要不是到昆仑山上来，咱能穿上这四个兜？咱本事不大，得知足哩！”接到命令的第二天，他便吼着秦腔乱弹上了山。

他是太有高原生活的经验了。他当的是排长，管的却是全哨卡的事，仅高原生豆芽一招，就足顶半个指导员。大家伙儿说，无论从哪方面讲，毛儿盖都该换个连长当当了。狗剩自个儿也挺自信：“没人在昆仑山上走门子，连长这个角儿，我能干。”当时，连长这个位儿已空了半年，狗剩只盼着命令一到，自己就施展才华，大干一场。不久，命令到了，却是撤销建制。狗剩虽然感到失望，但还是想得开：

“早知三日事，富贵一千年。咱不是活神仙，也就料不到前面的事。撤销就撤销吧，命里没有不强求。”还是他爹的那句话。

毛儿盖就毛儿盖，找不上 媳妇就与昆仑山成亲……

建制撤销了，狗剩的脑瓜子倒灵醒了。他扳指头一算，不由得吐了一下舌头：

“我的爷，咱是三十好几的人了！”

他心里盘算着，干哩不干哩，也在昆仑山上呆了十三个年头了。要说苦，除了流血打仗，啥苦没吃！要说亏，除了这四个兜兜啥亏没吃！十三年的青春岁月交给了这白头昆仑山哩！说句老话，上对得住天地鬼神，下对得住父老乡亲，就是军委主席来了，也不会说咱狗剩的啥吧！

想到这些，狗剩心平气顺了，竟哼着那“三哥哥当兵坡里下，四妹子崖畔上灰塌塌”的爬山调，着意儿收拾起来。他托人捎来大包小包的中药，说是吃了可以再生头发。他架在炉子上煮了，恨病吃药，每天灌下两大碗。狗剩的脸也黑得可以，他便买了雀斑霜来擦，哪知他对那玩意儿过敏，一觉醒来脸肿得判官似的，只好作罢。

正当狗剩兴冲冲重整旗鼓准备解甲归田找媳妇时，声势浩大的边防建设开始了。施工部队里的一位团长知道狗剩是干家，点名要他去当副连长。狗剩也真是面软，经不住三句奉承话，当下就答应下来，还美滋滋地想：咱狗剩大小还是个人物，有人抢哩！哪象有些人，转业给谁谁不要，临了儿还得提了猪头找庙门。他将那大包小包催发的中药一扔，就火急火燎地报到去了。

出乎狗剩的意料之外，前来迎接他的却是“高粱杆”！

几年没见，“高粱杆”粗壮了一些，但依旧是白白净净、直直溜溜的，电影演员一样俊气。狗剩心里打开了鼓：有些人真爱闲磨牙，硬说人家唐国强是奶油小生，演不了军人，好象军人都该象狗剩我这样粗粗拉拉的样。可你就没有看见昆仑山上的“高粱杆”，哪一点比他唐国强差。

“高粱杆”热情地迎上来，夺过背包就往屋里让：“坐坐坐，咱们前世有缘份。”

狗剩不敢坐，因为那墙上贴了几张露胳膊露腿的女人的画儿：“这房子……”

“我的。坐。”

“你现在是……”狗剩问。

“过渡时期，混了个破管理员，才是个正连，没劲。”

听话，狗剩吃了一惊，“高粱杆”比自己晚穿五年军

衣，又是个哼哼唧唧的角儿，凭什么就弄了个正连？

“高粱杆”很贼，早看出了狗剩的心思，二郎腿一翘说：“实话给老兄讲哩，我要走你那条路，恐怕当兵蛋子时就被开销了。”他顺手摸出一张姑娘的大彩照，“这是我的女朋友，他爸是军区一个部门的头儿。

狗剩认真地看了看照片，说：“好象没你俊。”

“高粱杆”狠狠地吐了一口烟：“那是次要的。我这是曲线回城哩！老头子目前正在托人办。唉，这活埋人的昆仑山，我一个小时也不想呆了……”

从“高粱杆”那儿出来，狗剩心里象压了一块铅。他不是嫉妒。狗剩不是那号人。你“高粱杆”若真是个将才，二十郎当统帅八十万胡子兵，我狗剩也口服心服。可你不是呀！一个专会躲奸溜滑的角儿，怎么“嗖”地一下窜到我的前面去？我狗剩人样儿是不咋的，可这一颗心是热的呀！我狗剩能吃苦，也能吃亏，但咽不下这口气呀！……这以后，狗剩学会了喝酒，常常于工余月明之时，举碗邀明月，梦里回故乡。但狗剩的工作还是没说的。一工作起来，他就把什么都抛到了脑后。头枕钢钎冰当床，铁烙大饼喷喷香，狗剩负责的地段，工程质量回回拿第一。

边防建设正紧火，精简整编开始了，狗剩所在的部队又是撤销。

“丧门星，到谁家门前谁家娃娃断气。”“高粱杆”这么说狗剩。

撤销的消息一传出，部队唱了空城计。连营干部“探家”的“探家”，“看病”的“看病”，狗剩成了镇山大王。秋风一过，部队下撤，干部们大都有了着落，有的还有了升迁，领了命令，眉开眼笑地赴任去了。唯独确定狗剩留守，

“官衙”是边防建设留守处负责。留守，半年多与世隔绝的活埋一样的生活呀！

狗剩正难受的时候，“高粱秆”却来喊他去。

推开门，满满一桌子酒菜早准备好了，“高粱秆”满面春风地迎上来，掂起一枚“加重手榴弹”——瓷瓶的伊犁特曲，启开盖子，筛满两大碗，说：“这是第二次话别了，机会难得，咱们一醉方休。”

狗剩并不说话，端起来灌下大半碗，脸顿时变成了猪肝色。

烧酒穿心而过，狗剩气壮如牛，毛胡子一抹，叫号子似地划起了拳：

“螃蟹一呀爪八个，两头尖尖这么大的个，横着来，竖着过，五魁首呀该谁喝？”

“该我喝，我就喝，喝酒从来不罗嗦……”

几个回合下来，狗剩便晃起来了。“高粱秆”也愈加兴奋，叼着烟，歪着嘴，得意地说：

“真他妈绝门，我与老头子里外配合，裤裆放屁双管齐下，没想到真弄成了，不但进了乌鲁木齐，而且还捞了个通信股长，副营，又提了一职。”

“啥？”狗剩眼睛睁得象铜铃，“你会通信？”

“那有什么不会？给个团政委也会。”

“你会个屁！”狗剩失态了，要开了酒疯，“叭”地将酒瓶摔下地，瞪着血红的眼睛说：“你小子除了会哭，就是会攀高门认干爹，还会啥？走吧走吧，昆仑山有你这号人把空气都污染了……”

听了这话，“高粱秆”泪水汪汪了，晃着大碗的酒说：

“副连长，以当奴才而求成才，我这是没办法的事呀！可你

放心，成才之后我要雪耻，把奴性从身上刮出去。”

“哈哈！”狗剩摇摇晃晃地往外走，“骗鬼去吧，奴性能入血入骨哩，你刮得出去？”

狗剩醉酒，引起了大家的同情。几位干部将狗剩按在床上躺下，说：“副连长，我们知道，你是吃了大苦大亏哩，这一次你就下山吧，留守的事儿我们来。”

狗剩却不听劝，声音戚戚地说：“你们来，你们来也得落个毛儿盖。毛儿盖，知道吗？姑娘见了鼻子气歪，爹娘见了掉下泪来。我反正就这样了，毛儿盖就毛儿盖，找不上媳妇就与昆仑山成亲。我不愿意下山，我有低山反应，见了那搞歪门邪道的人心肝子疼……”

一位战士流了泪，忿忿不平地说：“咱副连长是个大干家。可惜人强命不强，面软被人欺，一辈子摊不上个好事情……”

狗剩却“骂”了起来：“胡编传，我才三十出头，就说一辈子，是要咒我死吗？”

狗剩走运，也走在他的 胡子上

大部队下山了。

下山的人多美！换新衣，戴新帽，刮胡子抹油擦皮鞋，神气得象凯旋的将军。怎么能不神气呢！想了千遍万遍的美事呀，休息，探亲，访友，结婚，旅游，白糖拌蜂蜜，甜到家了！

狗剩留守了。

留守的人多苦！大部队一走，沸腾的工地象退回了荒凉